致堂讀史管見

孝武　　宋紀

初劭之謀逆也夜召東宮官問以濟否袁淑曰何患不克但不爲天地所容耳左右引淑出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旦劭帥兵入宮急召淑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既至劭使登車又不上劭遂殺之及帝即位贈淑太尉謚忠獻

異哉袁淑之爲人也親聞逆謀諫而不聽幸被引出局不歸上發覺言之乃還省繞牀四更乃寢其何所思耶抑有可疑耶抑懼禍耶抑亦有可從耶比劭呼之堅卧不起將以立異耶既不免起而從之又不登車欲以立節耶皆不知所處矣雖然淑之意必有在蓋將立於從違之間劭事成必懷有不告之恩不成則已有不同之節酬報之賞不

在其身必在其後此淑之微也武帝即位不加精察因以爲忠而褒贈須爲淑之姦計行矣夫知惡而不告是與之同情不必如袁淑張超然後爲賊黨也若淑者加以庇隱大逆之罪斯爲當矣

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及劭敗帝以尚之素有令譽且爲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爲尚書令

初劭見諸王起兵欲殺三鎮士民家口何尚之曰舉大事者不顧家今誅之正足以堅其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武帝所謂用智將迎時有全脫者此也然可謂不知輕重之別矣臣弒君子弒父天下大惡已爲上將旣不能討又不能去乃受其官爵安然處位是與之同情也且君父與士民家口孰重君父見弒三綱淪絕而不知懼士民家口

有君父而後存者也君父何在而家口是念尚之之姦計寄矣身相逆賊又布恩意于義旅之心武帝墮其計中不加精察仍寵秩之何異於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不能三年而察小功者耶若尚之者加以黨附賊子之罪斯爲當矣

江州刺史臧質與荆州刺史義宣謀逆以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與之相結約以今秋舉事使者至爽所爽方醉即日起兵上遣沈慶之討之爽敗死

李壽之有言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魯爽以亂世之情行之平日其取敗也宜哉愚以謂凶人者會集姦果但能召亂非所以濟身也假如偶遂所圖顧亦偷延歲月終不免耳豈惟平日不可行雖亂世亦不可行也而世之君

子或取其説是與凶人指示一路豈所以爲訓哉

上惡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義恭知其指乃請省録尚書事

同姓諸侯棊布于外夾輔王室成周以此而強孤秦以披而亡武帝縱不知古獨以家事觀之營陽被廢若非文帝在荆州則宋室何所恃元凶作難若非武陵爲義舉則禍亂何由平乃生忌心謂已以此得之人將視傚不知摧抑宗藩適自削弱譬如人去其手足則頭腹安能獨存僅免其身而嗣子受禍乃使變一夫之刃諸侯無預焉豈非後人之監哉

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爲左光禄大夫慶之固讓表疏十上上不能奪聽之就第頃之上欲復用使何尚之往起之

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効何公徃而復來尚之慚而止

七十致仕大為之制也若忠賢勲舊之臣國家所賴有不得謝者或以病而去他日氣幹復寧君欲起之則當以身許國無以有己此古今之通誼也夫出處進退何常惟義之安耳何尚之失節之人固無足議者沈公確守素志堅卧不起善矣然廣陵之役未免受鉞而行爪牙之言又以專斷而怒安在其為致仕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所為信者將以復其言惟信近於義然後言可復故君子不可易其言也孔子謂微生乞鄰醯為不直者微生嘗以是誚人而已不能免故耳

慶之丁父憂纔踰月起為丹陽尹慶之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使

抱竣登車載之郡舍

顏竣於宋武君臣之分不終者竣不知量主之過也方義師初舉竣為諮議總內外以至成功於帝之為人亦當得其方寸矣而竣又已貴顯復欲何求旣居父喪非有金革不得已從權之事所當力辭起詔匹夫守志矧有義理帝亦安得而奪之不能以衷勝情以禮防欲黽勉受命此固取輕人主而讒間所由入也

上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顏竣數諫上浸不悅竣疑上疏之乃求出外以占上意詔以竣為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

有諸己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以孔孟之賢聖於道德可謂有諸己於不善可謂無諸己矣以之勸戒時君尚不能用顏竣釋服冒榮而反諫帝居喪淫

澂豈惟不入適足召怨曰汝行如何乃欲正我夫如是者
父尚不能行之於子况臣而可行於君乎
魏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魏主高屏左右以待之
羣臣莫知其所言時有上書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
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豈非不欲彰於外耶君
有失不面陳而上表顯諫彰君之短明己之直豈忠臣乎高
允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言言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高允諫君而天下不知此其忠愼可法也然非允固欲屏
人而密諫也魏主自屏左右以待之是魏王惡人聞其過
而允能不語之於外故天下不知耳魏主之言未盡善也
其言曰君父一也君父之尊則同而情則異父子天性也
父有過則見吾志微詞以喻之有大過三諫而不聽則號

泣而隨之甚不義然後爭之朝夕一家左右就養無衆守上書之理也君臣以義合也君有過可以面陳則面陳可以上書則上書可以屏語則屏語務在君改而已君而未改則有屢諫切諫苦諫極諫又不聽則有辭位而去而無從之之法也非親於父而踈於君情固然義固爾也今必責以面陳而不得上書且事有幾急身有遠邇居有內外勢有通塞安得常侍君顏而及過失之會乎顧臣子不當暴揚主惡以訐爲直耳不可謂上書顯諫者皆有彰君明己之心若魏主則惡聞其過故以是爲誣也且高允固賢而人才不同安得責人人如允哉善爲君者知從諫而已

陸贄所論盡之矣

吏部尚書顧覬之以爲人稟命有分定非智力所移而闇者

不達爰竟僕侍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賢聖安於義知命故也小人爲不義不知命故也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非能知命者義心未亡耳義心未亡則其不屑若知命者矣繫馬千駟食祿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非不知有命義心不存耳義心不存則其受之真不知命矣夫命無形可見也若何而知之以義之可否知之也命不可改可改非命也君子之自處也義當貧則貧義當賤則賤義當富貴則富貴義盡則命正矣義不當然枉道以求之求之而得是亦命也而於義不合則其枉道乃徒費也豈不可惜哉是以顧義之士寧受五兩之綸於原憲而不願得百鎰之金於陽貨寧受一廛之地於伯夷而不願得百乘之家於孟懿義

之可否命之通塞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而不知義無以安於命此至學也定命論善矣苟不由義則其所謂定者特未定也

上以江智淵爲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其惟江智淵乎

沈懷文所以舉江智淵者其有類清談之緒耶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此兩言推其致極非聖人何足以當之武帝之爲人可見已智淵黽勉要官不知歛輯終以片言忤旨憂懼而卒史魚雖賢其在蘧伯玉之後矣懷文兩言豈非過情之譽耶

東揚州刺史顏竣丁母憂送喪還都對親舊時有怨言王僧達奏之詔免官竣又上啓陳謝上益怒及竟陵王誕反上遂

誣歎與誕通謀賜死沈其妻子於水

歎歎事帝潛躍入爲侍中出領价藩分亦足矣前居父喪

義不應起既已失之今居母喪盡遠擇葬地因自顧點庶

幾保身乃復還都又出怨語中庸不云乎人皆曰予知驅

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莫之知避也歎無驅之者洋洋然

趨以就之小黠大癡何足算也雖然武帝亦不仁之甚矣

方發潯陽屯溧州之時危疾在身兩軍交急若非歎累句

謹密應接無爽豈不殆哉乃因諫諍含怒移之謗訕加之

黨逆旣誅其身又絕其後於腹心尚爾他臣何賴焉此非

人君之道也

竟陵王誕反詔沈慶之討之誕以劉琨之爲中兵參軍辭曰

忠孝不兩立琨之父在不敢承命誕殺之何康之謀開門納

官軍不果斬關而出誕置康之母於高樓不與食而死又以范義爲左司馬義母妻子在城內或勸之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子不可以弃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苟生吾不爲也

是三人者皆竟陵官屬各有父母而處于亂邦誰爲得義乎曰琨之以父在辭參軍之命而見殺上也何康之謀納官軍不果而出降其母被害次也若范義斯爲下矣其言曰子不可以弃母是也而曰吏不可以叛君夫誕方叛詔已當力諫諫而不從不忍弃其母力諫而死可也乃執吏之小節陷黨惡之大罪擇不處忠其智末矣

誕既敗詔城中士民無大小悉誅之

討罪人者戮其元惡則止矣親征暫撫脅從罔治周公之

辟比于三監令以誕一人反叛而遷戮一城夫城中之人豈皆與誕同心生乎是長乎是父母妻子親族生業皆在是不得已而從之耳而皆殺之不亦濫乎或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春秋書齊人執子叔姬以齊人皆有黨惡不赦之罪則如何曰春秋所治謂受商人之私惠者耳舉齊之衆容有不受者今武帝未嘗使究情而區別之也其可乎

前廬陵内史周朗言事切直上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武帝初即位詔求直言周朗條奏七事末至批逆鱗也獨勸帝行三年喪勿蓄金寶有鄙惑之誚又謂下令求言其本非實此最忤旨者然自免去職亦已七年五經大赦而帝藏怒宿怨竟不能容夫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殺之且

居喪浩飲尤貪財利屢殺言者備載史書朗所論非不實也豈不自反方且懷恨反以不孝之罪加之于朗是豈人君之道乎

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上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上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出爲廣陵太守懷文請建康朝正以女病久而未還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東上大怒收付廷尉三子行哭請命竟殺之

考之史沈懷文所諫者三事耳勿峻諸王科一也勿禁諸王任邊州輸器甲絕賓客二也及止風雨出獵三也此亦人臣納忠之常非有剴切深至難堪之言也而帝巳不能受免官禁錮十年而怒不釋必置之死是豈人君之道乎

懷文行已非若頹綏有以取禍者其及何也特在於無道而見耳

初晉庾冰桓玄議使沙門致敬王者不果行上使有司奏曰浮圖爲教反經蔽道佛以謙儉自牧寧有簡禮二親直體萬乘者哉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當盡敬虔依其本俗

革弊化俗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武帝罵高祖爲田舍翁則乖孝道抑削諸弟則無友義殺忠直士則無君人之仁爲愛妾死罔罔廢政則無乾剛之德方之浮屠未有以賢也顧欲正以上下之儀是從事於末而非本務矣其能變乎

上機警勇決學問該博文章華敏讀書能七行俱下

所貴乎學問者將以輔成吾德也人君莫大乎正心修身

孝于祖考友于兄弟用賢納諫新美其政者有一未善則學以明之是則君學也武帝閨門無禮奢侈敗度視乃祖猶田叟待諸弟若敵讎戲侮公卿而殺戮忠諫無一善可稱雖學問博洽將何用也是直口耳談誦誇多爭勝於臣下耳或曰武帝失德如此何以能終日討劭之舉進無二心眾人斯得此其美也美惡兼除適足以免其身而已矣

廢帝（通鑑無廢帝紀附于武帝之末明帝之初）　宋紀

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曰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而凡諸制度一皆刊削雖禪代亦不至爾

三年無改之道謂人子所當自盡於父者非人才政事之謂也人才有大姦惡如飛廉惡來政事有大弊害如稅陌

閣架必待三年而後改則國已亡矣去留損益未係於治
亂存亡者徐徐而革之則可謂云爾已矣而不問是非可
否一切更易接於情則不懷形於事則不敬此履霜之漸
篡弒之萌春秋之所謹不可易焉者也
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莫敢相過從世祖殂義恭等相賀
曰今始免横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顔師伯等聲樂
酣飲不捨晝夜帝不能平及帝誅戴法興大臣無不震慴於
是元景師伯謀廢帝立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不厚
又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常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
政慶之恨之乃發其事帝自將討義恭殺之族元景師伯
人心戒懼則力善放肆則生過使義恭師伯元景諸公兢
兢常如立于武帝之朝禍豈遽及又況大行喪服未除而

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心不平理正應爾其被罪誅豈非自取耶沈慶之累朝宿將有忠勞無咎戾賢者也乃爲啓許之事不忍小忿而忽大謀惜哉己不得預朝權與人主濫殺號重謂我爲爪牙之職與王公被誅執酷使廢帝而可爲忠謀也則固善矣不然無乃逢君之惡爲大罪乎

沈慶之旣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出蔡興宗往見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公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願公詳思其計慶之謝之再三陳說終不從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遂賜慶之死

董仲舒有言人臣不知春秋遭變事而不知其權陷于誅

惡之罪嗚呼若沈慶之其淅人歟劉子業受爾傲情無感容此昌邑所以被廢者也不待太后疾欲毋景寧陵此周襄王所以自絕于周者也山陰穢蒸鳥獸之行此漢之廣王所以自殺而國除者也一日而誅相王大臣三人此晉州蒲所以見弒者也蔡興宗所言雖非天地之常經是齊古今之通誼廢之受知三帝榮祿冠朝雖不與國權而身承顧託所宜斷以大義廢昏立明霍子孟之功不得專美於前矣乃徇小忠遂至討兵柄在手見幾不作以至失身為賊所制不亦悲乎

蔡興宗說領軍王玄謨舉事玄謨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公言右衛將軍劉道隆與興宗嘗俱從帝出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搯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蔡興宗以廢君除惡之謀語沈王劉三人獨劉道隆興蔡許之王玄謨難焉沈慶之不從而不漏其語也何慶之於顏柳之謀則發之而於興宗則能隱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之不可以私惡非惟其公而已矣興宗之所以是三人之所以不漏當年後世亦無非之者以是非之公也人君恃崇高之勢殺戮之威兵甲之多宮闈之固騁情縱欲肆行不道自謂如日在天人莫能害也不知商度睥睨欲取之者近處乎心膂之間肘腋之下禍機一發疾若迅雷可不戒哉

帝遇弒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治其亂養其生成其性而已矣非為己也自羲農以來天下非一姓所御以天言之惟

德是輔而無私親以人言之惟惠之懷而無私與懷其禍虐肆於民上棄天地之性則天人同疾而代之者至矣苟爲不然堯何爲不與丹朱以天下而與舜舜何爲不與商均以天下而與禹禹何爲不與益以天下而與啓家天下昔雖立嫡立長而何爲必以賢爲主也而蘇子著論乃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閒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

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矣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亦以是哉文王受命稱王不繫紂之存亡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而可乎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為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此文王之事文若之心也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武王之意亦不得已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誅其君夷其社稷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此蘇子之論也其辭則美而辭殊其

理則不然仲尼之稱嘆堯舜也蓋志於天下爲公也無間於禹者爲其以鯀之故雖貴爲天子不忍華宮室美食服也豈有意薄湯武而譽堯舜哉武未盡善者指樂而言之其聲音節奏方之韶舞小不及云爾武王未伐紂之前嗣爲方伯固亦服事于周孔子通言周德之至何以知其專指文王也使仲尼厚於文而薄於武者憲章文武何耶伯夷叩馬之諫自太史公傳之孔氏未嘗及也孤竹君舍長而立幼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去之餓于首陽孔子以爲仁而無怨者豈爲武王伐紂而不食其粟哉孟子以紂爲獨夫者祖泰誓之言泰誓之言豈盡當時實事受即其旅衆多若林而倒戈自攻無一人爲紂致死者非獨夫而何所以爲獨夫者非以其賊仁賊義而何殘賊之人肆於

民上天絶之人誅之君之位亡矣是則誅獨夫而已在易
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卦者定數也湯武乘
此數者也猶帝乙之歸妹文王之明夷也而謂湯武非聖
人可乎惟湯武非弑君也故南巢之事史不書殺牧野之
事史不書弑借曰時無良史而序書者孔子也亦不足信
乎凡書百篇皆孔子所取以為經邦大訓若孔子心非湯
武則直削其誓誥有何不可而與典謨並存垂諸後世其
意蓋恐後世亂臣賊子假湯武以濟其姦故存其誓誥以
見桀紂之罪明湯武之德以謂必也德如湯武罪如桀紂
乃可襲其迹云耳故其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而不謂
之叛其序洪範曰武王勝殷殺受而不謂之弑夫天下之
理折衷於孔子亦足矣以孟子為未足信已不可言智又

不信仲尼則吾誰與歸乎湯之慙德非慙用兵也謂來世託我以濟姦者曰湯嘗爲之湯以是爲慙是亦孔子詔後之志也使誠可慙則不爲矣疑謀猶且不成慙德而可爲乎周公與逸所稱四人不及湯武者特取其不敢荒寧之事亨國長久之報以告繼世守文之君爲觀逸遊田之戒耳湯武創業之事故不及歟周公躬身相武王伐殷誅紂矣而文心非之豈理也哉方紂之未亡也文王未嘗稱王虞芮質成而文王受命云者亦齊東野人之語耳蘇子不攷義理而遽信之謂武王伐紂則不可文王稱王則可武王爲弑君矣文王獨非僭號乎天之命人豈有諄諄之言文王何所據而受命也故泰誓牧誓盡稱文考及柴望大告武成之後行追王之禮矣然後稱文王此見於經者豈

不明哉荀彧佐曹操取天下亦謀略智計之士耳比之子房尚遠不逮操挾天子殺伏后左右無非曹氏之人文王亦嘗爲此乎以武王爲非聖而以荀彧如文王何悖謬之甚耶武王克商南及下車投殷之後於宋正爲殷有天下之久不可以紂故而使聖賢之君不血食也故封武庚既乃天下之公義聖人繼絕之仁心乃謂不得已而爲之又過矣殺其父封其子其子畏人也則不當受武庚之反當也彼鯀之惡未若紂之甚舜殛鯀而禹相之謂禹非人也而可乎武王至于孟津羣后以師畢會遠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夷狄之君亦莫不至此豈口舌可諭勢力可來乎而謂諸侯有不悅者是皆以後世淺事近慮而商度聖人故不見聖人而失之遠也夫黜湯武而進曹操上荀彧而

下孚與武庚而厚誣文王此立說之反理亂德者愚不可以不辯

明帝 湘東王彧　　宋紀

晉安王子勛反于尋陽豫州刺史殷琰應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琰復爲逆事當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但人情甚安清蕩可必

興宗嘗勸沈慶之王玄謨劉道隆以廢立之事今對明帝乃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是以昔之湘東今之尋陽所舉不異也其意云何無乃興宗初謀止於廢黜而謂殺之爲甚耶

撫軍將軍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人莫爲用出戰而死衆謂沈攸之宜代其任攸之以江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

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推方興爲主諸軍並受指之彼之日吾本以濟國家豈計此之升降

平常之時人情事變猶不可端倪而况世難方殷危機交急之際乎君子所以自強不息日新其德者惟但成己亦以成物也苟有一長片善遽已自足揚己矜衆則昨日之美未盈把握而今日之失已及岡陵矣惜哉孝祖之不知此義也况彼之其策沈璞者乎以濟務爲心不以名位爲意所屈甚微所成甚大君子之事歟

袁顗兵敗欲奔尋陽沈攸之追斬之

袁顗之懼禍求出而刺雍州也蔡興宗亦得荆州長史興宗不行顗勸之去興宗曰襄陽星惡顗曰天道遠吾但願脫虎口耳白刃交前不救流矢興宗曰內難得弭外釁未

未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可也既而廢帝被弑尋陽起兵四方貢計咸歸爲朝廷所保惟淮南州揚數郡卒之藩鎭皆敗建康獲安顗之求全適以自殘興宗料事雖莫弗如以何道而知之耶曰興宗亦以人事觀之耳是時親王壯大可忌者盡萃之建康藩國皆乳臭小兒廢帝理必及難次立之勢當在叔父以尊屬長君而臨制內外其理既順其勢可倚豈不安於奉孩童以稱亂于外者乎此興宗之所獨見蓋嘗以微辭譏顗而顗不悟也

鄧琬聞兵敗憂懼無計張悅詐疾呼琬計事悅曰卿首唱此謀今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以謝罪耳悅曰寧可賣主求活乃斬琬馳詣建安王休仁降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

子勛時年十一

鄧琬首謀爲逆罪固不赦張悅初無諫止之言及事將敗乃斬琬以自脫亦何異於琬欲斬子勛之意耶建安王休仁宜不受其降并斬送之而請免子勛之死則於義得矣子勛年未成童非能進却鄧琬者也周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惷愚其在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貴以此處子勛廢爲庶人其可也

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無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

宋興于茲六世矣前後諸臣未有興宗之比若方嚴敢敬於人主強直取服於小人立身乎昏亂之朝而猜忌不及勸人以廢立之事而誠心有孚及禍難共興從容乎其間

為之盡謀制勝終克綏靖或違其所處尋致敗覆眞可[illegible]識王體斷國論者惜乎明帝用之不盡其才也衆人服其先見亦未知其所以見者故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上既誅子勛等司徒休仁固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之計也於是松滋侯子房等十人並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明帝以太祖之子叔父之尊翦暴夷凶更造王室是宜不待詔令而境內服從矣然尋陽一唱逆謀諸方響應都城危綴幾不自守謀臣竭慮將士畢力乃克平殄宜易而難宜聽而叛是何也明帝年雖長屬雖尊宗正不推其賢中外不聞其德所以厭服人心者未矣既克外難所當修仁

行善新美政事厚撫同姓簡其才行成立者命之要路其未成者未與民社之寄慎擇端方教以禮義以待任使則寶位安宋祚永矣乃葛藟之不式而戕本是務曾為社稷計有如此者乎吁亦不仁之甚矣故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之蔡興宗曰今正須單使尺書若迎之以重兵勢必疑懼安都等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如將外叛必引虜入寇上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何如對曰恐非國家之利也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安都等聞大兵北上懼皆降于魏

宋之所以心服于上者以仁不以暴以德不以力也明帝

卿位用爾仁心未布德信未孚尋陽之亂不得已而應之方有戒心用善言所以勝也示威淮北則得已不已而為之忘驕異禍簡忽至討所以敗也兵凶器戰危事其勝與敗將係人主一念放與不放之間故心者事物之宗而正心者撥事物之樞人主之急務也操而不放則以惴惴百里之地南征北伐而叛逆泮散王室戴寧縱而不收則以猛將伏鉞強兵鼓行而喪師失地為國大辱此固後事之師不可不監者也

納太子妃令百官獻物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

貢賦必有典式天子不私求財養太子不可不慎也明帝所行不亦異乎責百官使獻是導之取賂也且何以示天

子昭儉德以臨照之道耶雖赦孫奉伯而不殺然風旨已
傳孰不競獻以求免禍清約之士無所從出必濫被罪德
貪鄙之夫不出於已則肆爲掊克一舉而數患生焉故人
主必清心寡欲然後可以表正天下遏塞亂源也

建康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
之以爲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
不免禍參軍王敬則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閤群下聲若海
內入朝必不返荊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
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臣妾飲泣不
敢葬乎休若素謹畏白於上而誅之

明帝意諸弟人皆知之寢疾日久人亦皆知之休若據
上流無罪而見疑其勢必死如之何而可腹心將佐咸以

入朝爲難王參軍之誅非若鄧琬凶悖之討也固亦在所擬議者豈反逆之謂哉休若智不足以權事忠不足以捨君殺謀主而蹈駭機是亦匹夫之諒耳

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慮上晏駕建安王休仁秉政己不得專權贊上除之上疾甚內外莫不屬意休仁親舊預自結納上聞愈惡之召休仁停尚書下省宿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孝武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能久乎

有道者多助雖楚越可爲肝膽失道者無助雖手足變爲仇讎休仁自以於上有功嘗獻情款請殺松滋等十王是以諸猶子不若兄弟之親其自託於帝也至矣曾不知猶心一生父子且不相保而何有於兄弟乎且殺人以全己

市道猶或不爲豈有盡殺兄弟之子而已能獨安者其逆彌甚則其禍彌酷下省之蘖勢所必至也然則休仁宜奈何有功不居謝免權任身奉朝請以忠孝敬慎兢兢自守已無失德而禍猶不免是則天也亦可無憾矣休仁臨終之言以孝武誅鋤兄弟子孫絕滅是猶不悟其勸殺松滋之失也悲夫

上誅吳喜下詔曰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豈可奉守文之主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

壽寂之脫帝於垂死之中吳喜破叛黨於國家孤危之際所當十世宥世皆以無罪而殺之內既誅鋤兄弟外又陷殺勳臣以是爲身後之遠慮正使嗣世元良尚未可保況螟蛉之子乎

上疾篤慮晏駕後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齎藥賜死敕至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斂子內奩畢徐曰奉敕賜死乃飲藥而卒

死者人之所難處也無罪而死尤人之所難甚也王景文當之坦然無懼心怖色若有道者何也曰存之久念之深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亦熟而已矣異端之學以無生為至視其身猶空虛然其空想之極者刃而不疾火而不知水而不覺也景文之能無懼者若是而已其比之逃難不安死者固已懸遠比之慷慨殺身者則亦去賢矣然實為三公親為懿戚視人主失德曾無一言泯然而死於義闕矣與其能死曷若盡事君之義以忠諫死不亦善乎

蒼梧王　　　　宋紀

桂陽王休範以帝幼冲素族秉政已不得爲宰輔反於尋陽
諸侯舉兵于外者若文帝則以大臣奉迎若世祖則以義
不同天師皆有名是以事功可立休範之舉何名哉特以
蒼梧幼冲素族秉政已不得爲宰輔怨憤而發是則反而
已矣使休範有國家必屬務書朝廷問少帝何人之子得
無異姓干我昭穆祖宗威靈實安所顧饗乃以大義唱率制
　郢入靖王室其庶幾乎
建平王景素孝友清儉好文學禮接士大夫太祖諸孫景素
爲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楊運長阮佃夫欲専
權惡之有告景素謀反運長欲誅之袁粲蕭道成以爲不可
乃止後竟爲楊阮所殺

宋室諸侯王至是益微未有聞也而景素獨以孝友清儉好學禮士著名朝野屬意又且屬尊而擅長也袁粲審能為社稷長遠之慮則當與蕭道成協謀定計黜退螟蛉扶立景素非惟克延宋祚又因以至公大義消抑道成窺覦之心一舉而兩得矣乃不是圖坐使楊阮小人肆其邪計陷戮賢王為姦雄開道嗟乎袁粲有忠志而無忠事惜哉

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

人之保字螟蛉者雖取諸初生之時及其長也未有不知其姓者是何也以氣稟之異也然則何益矣惟自貧賤而之富貴之人則利於養己者因冒昧而不自明如呂政是也其有知其姓而不以冒昧為利則終復之如李昪是也

蒼梧之非劉氏明帝必知之矣惟不能平忌疾之心思本支之重甘以大業付諸異姓人情至此不可以理斷殆天厭劉氏故奪明帝之鑒識不然何其愚蔽之極也作史者於明帝之殂書宋祚之絕乃實錄矣

帝欲殺蕭道成陳太妃常罵止之帝嘗入領軍府時盛熱道成裸卧帝立道成畫腹爲的以骲箭射之中其臍道成益懼與袁粲褚淵議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

蕭道成圖篡久矣未有以發也而蒼梧以戲射促之非欲自近乃促宋祚之絕耳道成若有忠宋之心與袁褚合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猶反掌然而不早爲之所及骲箭中臍事幾交急然後圖之夫豈伊霍之志哉袁粲既失先幾

乘此爲之亦未爲後乃執拘攣之見爾蝤蠐爲主上哉大
惡爲小過致李由道成氣勢已就方欲以李孝搏猛虎自
名爲忠豈不謬哉

初魏尚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受賂爲人所告當死時
敷得罪於魏主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陰事可以得免訢從
之魏主誅敷赦訢未幾訢復爲尚書信用范檦及訢得罪出
爲徐州檦告訢謀外叛徵至問狀檦證其實訢曰汝受我恩
乃忍爲此乎檦曰公忍於李敷檦何不忍於公

天下之不窮者惟義理而已意氣勢利皆有窮者也士以
義理相與其無缺也固義理也一不善而一絕之亦義理
也子夏哭子而喪明呼天曰予何罪乎曾子責之子夏投
杖而拜深謝其過此朋友以義理相與有失則相規也孫

棄之於袁紹始合而卒離其離合皆有義也惟以義故責之如曾子而商也不敢辭絕之如孫策而公路不敢怨豈不美哉若以意氣勢利而交未有不光初凶終者二李范劉之徒可勝數哉可勝數哉

順帝　宋紀

攸之蕭道成素相善及蒼梧遇害攸之在荊州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乃稱有素書是明帝與己約誓又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東下遺道成書曰少帝昏狂廢之可也奈何弑之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宰輔孔明亦如此乎足下有賊宋之心吾敢捐包胥之節耶

沈攸之名將也而不知義宜其敗也致怒道成特恨其專

制朝權出己之上是私忿也乃假　素書手令布于遠邇
誰信之且其所爲翰忠者明帝保守之頭燼而非劉氏之
帝商天下所共知而以弑逆爲道成罪此豈所以服人心
哉蒼梧之死當爲宋室慶不當爲此舉事也彼之若知道
成有賊宋之心於楊阮誣討景素之時要結道成廢蒼梧
戮楊阮立景素隆宋祚一舉而兩得矣
袁粲起兵欲誅道成兵敗謂其子曰本知一木不支大厦但
以名義至此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矣遂父子皆死
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姦賊之徒莫深於篡國蕭道成兼
有之况彼之以勳勞宿將據上流之重袁景倩以忠義
氣參朝柄之崇志欲討賊而不能克何也劉宋之祚迄于
明帝中外大臣不能匡正王室建立宗支而使楊運長阮

佃夫等二三細人扶植他姓至于六年之久凶虐驕恣人
理不容蕭公羽翼已成爲民除害猶且逡巡顧望不遂取
之表沈之師何名而起也其敗不亦宜乎昔曹操劫挾天
子二十餘載簒奪之事以次施行議者猶謂操取之羣盜
非取之漢室今劉宋已亡蕭公殺李將軍而代之於宋何
預焉以此書斷明帝之罪庶乎保字蝮蠍勦拉同氣推誠
嬖孽疾惡父兄者或少懲云矣

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朏與語朏久之無言王
儉知之喻其指請閒言曰功高不賞公雖欲終身北面可乎
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曰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
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豈惟大業永淪七尺
亦且不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遂唱議加道成殊禮道成

固辭

道成之爲是紛紛者欲取國而不知所以取也要之道成不得在姦雄之列特宋末諸人無出其右者故僞定一時耳三老董公有云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道成之誅李昱也宜有播告猝動遐邇以謂明帝自殘其宗傳諸他姓李昱凶虐不道人神共疾孤總攝大政若涉淵水天下之事當與中外賢傑夙夜圖之於是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幾脗合不失時矣乃狃習弊風規爲禪讓復立順帝以召兵端豈非才氣狹促規摹不宏無經濟大略而然歟

帝下詔禪位

宜天下者享國之日雖淺而子孫以安家天下者享國之

日雖長而子孫以危理勢然也古語有之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夫將爲君使者也其禍尚如此况將將者乎自古有道之主少不令之主多有道者爲民除害創業于前恭儉仁恕敷求賢哲畀之後嗣恐其失墜而已不令者爲民之害毀業于後奢淫怠虐與小人處晏然不知前人之勤勞謂已與子孫永保天祿也而不自免其身者多矣身或幸免不能保其子孫者皆是也及其亡也願爲匹夫而不可得而爲之祖考者沉淪幽漠不復能知矣其平生創業勤勞非無功績亦與大化俱徂而不復可見矣豈不哀哉是故人君必監觀古今熟知往事究得失廢興之源治必法先王道必先仁恕衆建賢才與之共守而尤以教太子爲急也至於宗室亦莫不慎擇師友輔以仁義使各成其材

以壯維城之勢已既無失德後嗣有可付則家天下之道雖不能與天地長久彼商之六百祀周之三十世或可冀矣使桀紂之先知率此道雖至今存可也

齊紀

太祖高皇帝

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

謝朏於齊帝開業不能決然去之但不欲身預其事耳故屏人之間久而不對知機之諷對而不從至於解璽敘詔則棄之而出亦謂革命重事恥出諸己而宋德淪廢又不足為忠故以逡巡引遠處二者之間歟方之攘臂而前者亦可謂此善於彼矣使高帝舉事而名正則雲合而景從者豈不更榮耶

奉宋順帝為汝陰王衛士殺之而以疾聞上賞之誅宋宗室

無少長皆死

安成王準素無黃屋之望蕭公立之爲己禄耳然一日北面則君臣之分存焉況三年之久乎宋德已終天命在我黼扆南向夫豈偶然王之汝陰盛其宫室備其供奉多其子女金帛而無利權民柄亦安能復爲余毒也而必殺之又賞夫殺者又勦宋之宗室其視魏世之山陽公德又下衰矣不亦傷乎其不仁不亦甚乎

上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興長弊源即命擊碎常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古之冕服有玉藻黻珽之飾以重寶文盛禮兆爲後世天子之貴用一玉導未爲大過爲後嗣念碎一玉導未有深益然深懲病源之意亦可謂善矣不若擇賢人以輔導之

爲制度以防閑之則其爲益又弘博矣彼鬱林王侈費無度宋一年用錢八億萬曾無孫謀之及耶非其本故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慕儉而賤貨者莫不美金土同價之言然無此理也顧能使貴賤有等人不妄用金不至毀貴器耳必欲與土同價雖高帝在位百年亦不能致也

褚淵卒子賁恥父失節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居墓下終身

褚賁之心可謂孝矣其嘗三復於父之丈乎其讀蔡仲之命而興起者乎雖然有未盡焉兄弟一體也齊爵可受已爲世子何義而辭若不可受已亂其義而使弟亂其汙豈理也哉

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武帝之言人君之言也是言在歲之三月耳夏四月以太祖舊憾誣苟伯玉垣崇祖而殺之所謂克己思政者何在與伯玉之言已於太祖也是李伯陽之忠也恨而殺之是蒸荀瑋之事也垣崇祖之不親附已也是衛綰之節也又恨而殺之是不法漢景之行也武帝於是乎爲子不子而爲君不君矣然則其所謂克己者徒言之云耳豈知克己之道哉誠能克己何善之不成何治之不興歟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意欲無限嘗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有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上疑其有異志殺之并其四子

張敬兒雖殺劉休範破沈攸之不忠於宋而愍忠於齊所謂勳舊世臣也而以無罪殺之三月之間殺先帝忠勞勳舊之臣三獨不聞郤伯款晉州蒲之事乎吁亦殆哉其不及也幸矣幸不可常非人君所宜恃也若敬兒志顧無極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墜茵席之上或落糞土之中貴賤雖殊因果何在乃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自古太平極盛之時四海戶登版籍者往往以千萬計以今論之戶有十口是天下有一萬萬人也而官職之貴者

不過數十年則爲灰而有一耶而異端之教以利誘人謂從我之道則所欲者隨念而至自其說行雖明智之資亦莫不惑今生修善以爲之因後世望報而謂之果借如世有萬人篤信精練同時獲果而世之貴位纔數十年安得人人而貴哉妄誕若是而惑者終不悟也范縝之論亦未究理人不常貴亦不常賤先後升降莫可端倪今以風花散落爲諭是則生而貴者不復賤生而賤者不復貴非通論矣其所謂神滅者尤非也形有質而神無方正猶刀之利也形雖亡神固自存刀雖壞利固自在則非鋒鋩之謂神豈智識之拘耶范縝所見蓋以智識爲神是墮於佛學而不自知也人死曰鬼不可謂之神神者陰陽不測妙萬物而爲言未嘗斷須亡也非窮理盡性何足以知之

時中書舍人有四員各住一省謂之四戶及法亮等爲之既總重權勢傾朝廷四方餉遺歲數百萬王儉極言其弊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

四戶竊枋聚賄上不知也及王儉以聞則非不知矣而手詔酬答終不肯治何也四方歲入餉遺凡數百萬必有所用之矣不然有汗國之臣而不行敗官之法難乎免於天下之疑也

魏中書監高閭以爲北狄所長者野戰短於攻城若用其長以奪其短則雖衆不能爲患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置兵扞守東西不過千里用工不過十萬人一月可畢雖有暫勞可以永逸

拓拔攻討柔然累世矣亦嘗屢捷而大勝終不能滅之者

覩武而不耀德也不務以德綏懷而惟兵是尋則塹池千步崇城百尺延袤萬里適足疲民而自怠非長久安固之道也高閭所陳抑末矣

魏初民多蔭附無官役而豪強徵斂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有經世安民之慮者未嘗不欲體國經野患在上無復古之君幸而其說或行均田制産功未十一則以貴戚近習不便而罷者多矣獨魏孝文慨然有志於先王之道以李安世片言而力行之自是邦有常賦官有常祿賍賂殆絶而民力寬裕其效如響然則善政良法非人君誠信而願

爲其孰能禦之

唐寓之攻陷錢塘上發禁兵擊之寓之衆潰臺軍乘勝抄掠軍還上收軍主陳天福棄市天福上寵將也既伐誅内外震

君人之道當法天無私孰非吾臣惟賢是好孰不宜力惟忠是賞孰不進言惟善是聽漠然如皇天在上不係心於一偏一曲而涵濡物莫不覆載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苟有私好私惡滯于方寸則與民庶常情無以相遠而匹夫匹婦憪然不服之心起矣齊武帝未足爲賢君而寵將縱暴乃能誅而不赦公罰一行中外震肅若物物如是所謂禹湯之治其興勃然又何難哉

魏高允卒

拓拔氏之臣無出高允之右者魏初無禄至是放禄纔五年耳而允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是五十年貴而無禄也魏主嘗至其居見草室布被厨有鹽菜而已於是賞賚及之然賞賚不若禄入之常也晚而得禄又以振施親族是允未嘗不貧其貧而能樂者乎好讀書善諫諍喜薦賢恂恂如也其泰而不驕者乎可謂有德君子矣雖然其經世之才猶在魏主之下所以不能佐之以大有爲也允尚如此他人固無所望矣

魏大旱代北尤甚牛疫人多餓死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悉出御府衣服珍寶外府繒布絲帛以其太半頒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内鰥寡孤獨皆有差

自古歲旱其害先及而衆者惟農民而已在官之衆少又

取於農府庫之弊乏又取於農農被害方深而公斂反急焉故歲小旱則農民流離大旱則轉于溝壑散爲盜賊而已或蒙賑恤之惠則平日無積以移運而不及時官非其人以刻削爲不及下其弊不可勝言與亂同事大抵一轍也魏政素未以恤民固本爲先獨孝文最爲留意發廣務民出御府服玩器用以班賚之可謂美矣然牛疫而餓死者無預焉是不及農人也豈非以德爲政之大闕歟無亦讀孟子不精講王道未至歟

魏淮南王佗卒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爲廢祭臨視號慟貴戚之卿於情雖重而宗廟之祭於禮爲嚴是故春秋大夫卒於祭之日則不以聞蓋緣先祖之心見大夫卒必閔然不樂緣孝子之心不忍視已設之饌而遽撤之夫如是

則上盡肅敬於宗廟下全隱卹於臣子兩得之矣魏主以佗死始薦而廢陋於稽古其亦諸臣面牆之過耶

魏主使羣臣議與齊通好何如游明根曰旣不遣使又侵其境直在蕭賾今復遣使不亦可乎乃遣邢產來聘

人有四疾克伐怨欲是也而甚者克也克者好勝也所以然者志不勝氣爲氣所使也苟知以理自勝而不以氣勝人則克忍爲治己之功矣游明根以罷使侵境曲不在人請繼齊好魏主從之可謂能內省而遷善者斯固聖人之所與也常存此心魏於齊也其庶乎

以安陸侯緬爲雍州刺史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誅民畏而愛之

子進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猛非君子之

政也古有寬栗剛柔之不齊而無言猛者曰威而不猛而已以此知猛非古人所貴也子產無乃有見於剛嚴莊栗之可以爲治而過之者乎夫弛張文武惟當而已矣成王戒君陳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成王君陳皆賢人耳而能及此何子產之智而以猛爲尚耶賊者不仁而毀其則爲人害者也劫尤甚焉劫而可赦則竊盜不復治矣聖王所宥者過而已矣劫豈過耶得劫而治非失於嚴縱劫使自新不足爲患蕭統於二者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好武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誣告其反子響殺寅等上怒遣胡諧之尹略帥兵詣江陵檢捕羣小勅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諧之等至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曰非敢反也今還

闕受殺人之罪乃殺牛具酒饌餉軍略棄之江流執戮其使子嚮怒出戰臺軍大敗上遣蕭順之將兵繼至子嚮即日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之順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爲之所子嚮旣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縊殺之

子嚮未嘗反武帝亦無必殺之意善爲將者受服而行宜諭上旨使之入朝可耳而胡諧之尹略故激怒之使有反形蕭順之又受東宮密諭致之死地帝皆不知也爲順之者聞東宮之命當具以白上且言太子當友愛諸王共隆基業豈可以猜忌自除手足非宗社之福也如此則上心釋然太子知懼子嚮得全臣子罔上如此親王見逼竟無由自明喑嗚就斃良由聽言不審遣兵太遽又有束手全命之詔成兆凶謀人君喜怒可輕乎哉

魏馮太后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楊椿諫曰陛下荷祖
宗之業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
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若宗廟何魏主爲之一進粥
先王之制雖有毀不滅性無以死傷生之言然不至焉者
皆是也過之者千萬人而一二耳況於人主生於深宮豢
於富貴者乎又況非其所生者乎又況嘗欲見殺者乎而
魏主能行人子之所當行爲之臣子者所宜將順以輔成
之則自漢景以來君德盡愧而爲後世法宏且遠矣而楊
椿乃於勺飲未入之時遽有僵仆滅性之憂何乃孩其君
歟夫魏主至是亦已長矣臣下猶欲孩之使幼主而臨御
其見孩豈有既耶故曰小忠者大忠之賊也雖然孝文之
孝孝矣其非所當爲孝者歟

初魏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三日絕其食大臣固諫乃得免魏主初無憾意又有宦官譖魏主於太后太后杖魏主數十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兩漢而後世主稍不賢者若有孝文之毋其得免於暴崩幸矣有讒己者其得免於誅戮則無矣馮太后於孝文非己出也而孝文事之如此其孝且年在幼沖寒而飢之者三日瀕於死矣而然心不形雖其天資純至亦見持守之志力矣使逢伊周之輔其所成就豈止於是而已耶雖然孝文之孝自情文而觀之則固可賢由理義而論之豈無失乎顯祖之死馮太后酖之也爲孝文者義不戴天矣則當如何孝文賢者不得以夷狄斷之謂其知毋而不知父也孝文長者不得以鄉原斷之謂之矯情而要美名也使

孝文不知父之見酖則已矣然年已十歲如之夙成庸有不知乎知之而致孝於馮母如此既不可謂之知母而不知父又不可謂之矯情而要美名然則篤志力善而不知義理之中者乎嗚呼人倫之變莫大於此非可與權者不能處宜孝文之弗及也豈不惜哉

交州刺史房法乘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長史伏登之擅權法乘怒繫登之於獄登之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就登之求書讀登之不與乃啓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登之爲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不善讀書者以古之時與今異其事未必可循古之人與已異其行未必可法直以爲玩好之具娛耳目資談說而已如房法乘之徒夫豈少耶五經語孟之在天下如衣服

飲食器具一不備則生人之用息不可無也會具則益少而害多者雖存焉无棟宇君子之心所不存也以此讀書則必求其會而適於拙矣今好讀書而不事事是人自人書自書了不相預則亦何必孜孜矻矻斃精神於壘素哉夯決乘好讀書而方伯之位爲偏裨所奪孔文舉好讀書而千里之守爲盜賊所逐賢哉陶元亮讀書不求甚解其言曰但得琴中趣不在音也可謂達者矣

魏主引見羣臣問以禘祫王鄭之義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爲一祭從王

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行之不有達理直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耶真儒之

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
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
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
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禘祫者
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餘廟以昭
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
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
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四時之祭有禘之名是
出於王制王制者漢文帝時諸儒勦經爲之是時無達理
之真儒而掇拾遺經於煨燼其文具在其合於周制者蓋
不能純宜其載禘祫之文有交錯之失也有國家者欲行
禘禮斷以大傳及春秋則泮然無疑矣或問王制不純于

周制者可得聞歟曰王制出於漢文時去孟子蓋遠矣其論制農田班爵祿與孟子異一也其論九州之國及縣內之國與武王邦諸侯之里數不同二也其論伯正帥長其制不見於立政三也其論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與書載侯甸男邦采衛有異四也其論學以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之學曰頖宮異乎孟子無所經見五也其論冢宰專以制國用量出入為事而不及統百官均四海六職於五官亦然六也其論六官而闕大宗伯遂以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同名而有祫禘祫嘗祫烝之外七也既曰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矣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八也其言井地之尺曰古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不知此書

誰爲之所謂古今者果何時也凡此皆不純於周制之尤
大者也然去古未甚遠其言可取者十九在學者明辨而
慎擇之耳

魏主禪於太和廟袞冕以祭

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
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孺慕之君可不景仰而先王是
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
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不
爲邪說所惑耶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
起齊衰之喪善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權非經禮也今
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粥三月而沐期十
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之高宗焉而

羣臣狃於漢制雜以國俗使其君不得由惟對之哀而涉
方議之失不寧惟是其初守禮遑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
也乃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爲
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耶夫禮惟其
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被衮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
白裘而坐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
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曰封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
由君理非下請以禧爲司州牧
不井田不封建而治天下終苟道也孝文於是失言矣未
嘗講求古制何遽知其不宜於今也先王善政良法出於
聖人法天之用如五穀布帛生人所須豈有古今之間哉

以爲不可行者非小智不能知則私意以爲不利於已耳下酌民言之公而從違之二帝三王率由斯道長吏近民民受其利害莫切焉若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宜察其故其公且實耶當聽其所欲如光武之留寇恂可也其私且不實耶當治妄言者如齊王之烹阿大夫善也今一無所問直以下不得請而拒之非矣或者見之亦以謂防牧伯之得民心何其隘也建官分職嫌其得民心則失民心者是可賞矣後世令甲有百姓舉留官長監司不得受接奏上之文其源流豈無所自耶

罷寒食饗詔祀堯舜禹周公於其國都

四時之祀天子用孟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始旣不出於先王其節或踰乎仲季則非天子所宜行也苟以爲祖宗

常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盖亦擇理之中否而行之歟寒食之祀始於晉人思介之推之焚而死也爲之不火食然則有天下國家者以是日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禮雖祖宗行之而未暇革今而革之去非以從是何不可之有魏主斷然罷之不膠者卓矣又能舉堯舜禹周公各祀於其都其意尤美此皆有大功德於民凡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祭焉者也此而不祭而祭淫祀古人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可不愼擇而廢置之乎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年三十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曰車前無八騶安得稱丈夫

富貴人之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故曰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聖人不以富貴爲榮而以道義爲重邦有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以其道也於義無歉聖人以崇高居之矣邦無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不以其道也於義不合聖人以浮雲視之矣士苟由道而顧義則治己之不暇尚奚暇營鐘鼎之念哉道義重則彼輕富貴急則此亡相爲消長者也躁進欲速如王融輩胸中無物則入躁是營反而求之於我何有君子之教曰求富貴者必將有用也推欲用之本斬而絕之則無累矣然此亦爲自初用功者言之耳養之有道行之有義涵養既久惟不富貴也富貴不能淫如伊尹周公安有高危滿溢之患哉

魏王南伐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三人將斬之魏主遇而赦之休曰陛下將遠清江表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

褒溢不斬何以禁姦魏主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也
殺生予奪人主之至權也時有縱舍使人不測此秦漢以來狙詐之術朝三暮四非聖王平允無私之道也罪應死而特恩赦之以爲非常之澤罪不應死而特旨誅之以爲獨斷之威皆君道之失也王者法天而已矣

鬱林王　　太孫昭業　　齊紀

初世祖疾亟王融欲矯詔立竟陵王子良頃之世祖復蘇以朝事委西昌侯鸞世祖殂鸞奉太孫立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帝少與子良惹愛篤厚甚著旣卽位聞王融之謀深忌之子良竟以憂卒
司馬氏曰王融乗危徼倖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素以忠

愼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焉可近哉

一子良賢王也素懷清尚不樂世務受遺之際推柄與鸞人所難能也而不免於憂死何也擇術不明而擇士不精也

一喜賓客接才俊好釋氏信因果此所謂擇術不明也門下八友梁武帝與其開國元臣咸在焉而獨厚王融此所謂擇士不精也武皇不豫融欲矯詔立子良而子良不知又戎服絳衫斷東宮仗而子良又不知上旣殂融以子良兵

一禁諸門子良又不知誠不知耶是不智也佯不知耶是不忠也禍變危疑之際事幾閒不容髮而一聽王融譸張爲幻曾不覺悟略無可否至於迹涉疑似恐懼而殞乃自取之安得獨罪融哉融者亦劉班之徒耳子良不知監焉忽

哉

海陵王　　新安王昭文齊紀

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以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司馬氏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而危不預知可謂忠乎

愚竊謂朏之行己凡當危疑之際即其中退然蓋其所見如此非懷毒也如蕭道成謀禪蕭鸞謀篡立乎其朝者扶顛持危死生以之上也遜退引遠自潔其身次也賈勇攘臂爲福先爲禍始僥倖而冒進蓋不足數矣人各有志義不可必以一途思其上而不得得見引遠潔身者可矣朏

所以語其弟者當在議論之域未可以不忠斷也
帝起居飲食皆諂媚而後行嘗思食烝魚萊太官令荅以無
録公命竟不與皇太后詔曰嗣主冲幼恆疾弗克負荷宣城
王亂體宣皇宜承寳命帝可降封海陵王高宗即位
古者立官分職之事人主也曰師曰傅曰保保者保其身
體傅者輔以德義師者道之教訓不寧惟是凡立乎朝者
皆得諫君其衡翼成就之道如此其密自非下愚不移之
資亦必隨才有立矣方師傅保慎之職交修人主視聽言
動一有不當則教導隨之其敬畏之心不敢少肆亦何異
於思食魚烝而不得録命之拘也使宣城王意在忠君而
成其德雖不與魚烝亦何害惟無忠君之意故禁其嗜欲
則與絶其飲食無異開其動作則與坐諸桎梏不殊此史

所以載思魚烝不得之小事以見宮城拘制其君之大惡

夫惟物物由已則一旦解體綬而發之不爲難矣

高宗明帝 鸞 齊紀

詠耕海陵王有疾遣御醫瞻視因而殞之

文惠太子素惡明帝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及明帝得政文惠之子孫無遺此明帝所行之事非出於他人者也以人不喜我之故而勦其後嗣奪人之位廢其身又殺之以是自固謂不可摇矣身沒未幾巳子寶卷亦無斉者然而宋齊之君安然行之前乘覆車後來並轡獲驅端騖如弗及焉豈以是爲故事當按而行之耶抑習俗所移不自覺耶無乃惻隱盡亡無復人心耶嗚呼悲夫

之廢鬱林王也許謝諶以揚州既而不與諶恚有怨言宜

恃功頗干預朝政上數之曰隆昌之際非卿無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報卿極矣而怙懷怨望今賜卿死乃并二弟誅誕殺之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蕭諶有恚言事泄明帝既許以揚州而自背之夫以孫策之奇偉英邁尚不能堪袁術之紿況險膚利欲之徒耶明帝蓋亦反已有未盡乎雖然諶有恚言而已反逆未彰而翼已之功詎可忘去其干政行私稍裁抑之可耳何至兄弟三人同時就戮延及三王無罪而死猜忌濫刑如此欲國之久長得乎人而無信雖父子且不相保中孚矣雖豚魚亦感而化之在中孚之九五曰有孚攣如言君道感通而天下信服固結攣然然後當君之位故聖人以信易食君子以信易生明帝一食其言其失如此自謀而論則

有以取之矣

魏王如委粟山定圜丘引諸儒議禮李彪言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請先一日告廟從之

按鄭氏說有事于頖宮告后稷也頖宮郊之學也考諸禮記三祀皆由小至大以類而舉配林山類也呼沲水類也然則頖宮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欲祀上帝而以始祖祭于學宮何義也哉益知頖宮之非學而鄭氏考之不詳自安其說以爲學也然則頖宮或於之祭故曰昭假烈祖或於之宴故曰戾止飲酒或於之出令故曰匪怒伊教或於之受俘故曰虎臣獻馘或於之廣獄故曰淑問獻囚或於之誓師故曰桓桓于征而當是時戎事尤多詩八章而戎事居其三焉略無序序養育人才之說其非學也昭昭

書後

詔修晉帝諸陵增置守衛

正己以及物政之經也敬親以及疏禮之序也反經而失序政非善政禮爲非禮矣晉在宋前於齊無禪受之交逮事之棄而爲之修陵置守雖曰近厚然非非事之急先務也與其施恩禮於偏代之晉曷若惇叙九族以自蕃其家乎高武子孫至是尚衆明帝忌之一日而殺十王於是太祖世祖世宗諸子皆盡向使少推爲晉修陵置守之心反思強弱廢興之故則於同姓必不至若是列矣

初魏主以新興公丕陸叡李冲于烈有功賜以不死之詔叡後謀逆伏誅丕亦坐免爲民魏主賜冲烈詔曰叡丕反逆自負幽冥不關朕也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一何可悲自今謀

反之外皎如白日耳

人君許其臣以不死何所始也其始於衛莊公乎公之爲太子在戚也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太子入即位後一年良夫謀召亡人輒太子疾懼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明年良夫食於公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袒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三罪而殺之流及後世遂有誤許不死之詔至於鑄鐵爲契以賜之焉然皆不能保是何也背公而不信也人君之言謂之命猶天命也天命有不公乎出命而不公必至於不信善者無所恃惡者無所懼而君道孛矣所貴乎刑者將以服人心也許之不死而陷之死人豈服哉歷觀前古爲是者往往食其言豈非

後世之永戒乎

魏太子恂旣廢頗悔過李彪密表恂謀逆詔賜死

魏孝文亦可謂英明慈愛之主矣太子有過以公義廢之是也旣而悔過爲左右所蔽卒以讒死其事迄不得白不亦悲乎古語有之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是役也獨信李彪一言未嘗考覆其虛實而遽殺之良由孝文已有嫌惡之心不開㒺悔之路故讒間入而寃結無告也孝文於愛而知其惡則得之矣憎而知其善不亦缺乎

初魏李彪家世孤微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才學薦於魏主且爲之延譽於朝及爲中尉結知人主稍稍疎冲魏主南伐彪冲共掌留務彪多專恣冲不勝憤積其前後過惡禁於尚書省上表請付廷尉治罪彪坐除名

先達　引後進古今通誼也舉爾所知薦賢報國　人
臣　而人不知也主皆賢　次焉者以
禮　者不忘主客之賢否半矣次焉者
以　得已報者或不歸心盖十無一二
矣　相求金錢貨寶　售而已則盡市
賈　居九重責公卿牧守以薦進人才而其
弊　哉人君擇宰相者也若舜舉臯陶
伊尹　舉傅説則其相必能擇大吏選師帥惟賢能是
用　公道躬率于上百官有司亦豈敢以利交而私舉於
下此治道之序也故因李仲李彪之事而及之仲延舉彪
以才學也又何必介意于禮敬之增虧彪親附冲圖汲引
也又何必變情于勢位之磨軋二者交失也

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以奉南康侯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入宮令太醫煮椒二斛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盡殺之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子恪自歸左右以聞上驚曰遥光幾誤人明日乃賜王侯供饌悉遣還第

異姓之臣受君知 有謀有猷尚不敢不盡忠竭誠爲君深計況同姓貴卿乎遥光前後勸明帝者唯以殺子孫爲事其人歟非人歟不可以人理推也其聞劉休仁而慕之者耶君疑同姓而已贊之已非同姓耶先疏後親舐糠及米同姓既盡行 矣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愚悖至此何也以利欲蔽之也明帝知其誤己則宜并前 者擅殺十王之罪一施之 而誤祖乃復不治者是

意亦欲其如此、深　雖免其身而嗣子見弑國隨以亡天之降　而類乎

魏主入寇聞上崩　不伐喪引還

魏主聞齊明廢　則舉兵問罪聞齊有大喪則引而去之力行古義師則有名嗚呼美哉人之大故莫甚於遭喪惟己孝愛之心則知之矣唯己無此心則必伐人之喪矣韓子載猫相乳之事人而伐喪是狸狌之不若矣後世操刑罰統百官者人臣非有反逆大罪於放弃中罹父母之憂不聽行服歸葬以盡人子之情其亦不忠厚之極無以訓天下之爲人臣子者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一